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棧用相幫 老司務茶樓談不肖

按：趙樸齋領妹子趙二寶及張秀英同至大觀園樓上包廂。主人係一個後生，穿著雪青紡綢單長衫，寶藍舊紗夾馬褂，先在包廂內靠邊獨坐。樸齋知為施瑞生，但未認識。施瑞生一見大喜，慌忙離位，滿面堆笑，手攙秀英、二寶上坐憑欄，又讓樸齋。樸齋放下燈籠，退坐後埭。瑞生堅欲拉向前邊，樸齋相形自愧，局促不安。幸而瑞生祇和秀英附耳說話，秀英又和二寶附耳說話，將樸齋擱在一邊，樸齋倒得自在看戲。這大觀園頭等角色最多，其中最出色的乃一個武小生，名叫小柳兒，做工唱口，絕不猶人。當晚，小柳兒偏排著末一齣戲，做《翠屏山》中石秀。做到潘巧雲趕罵、潘老丈解勸之際，小柳兒唱得聲情激越，意氣飛揚。及至酒店中，使一把單刀，又覺一線電光，滿身飛繞，果然名不虛傳。

《翠屏山》做畢，天已十二點鐘，戲場一時哄散，紛紛看的人恐後爭先，擠塞門口。施瑞生道：「倪慢慢交末哉。」隨令趙樸齋掌燈前行，自己擁後，張秀英、趙二寶夾在中間，同至悅來客棧。二寶搶上一步，推開房門，叫聲「無悔」。趙洪氏歪在床上，欸地起身。樸齋問道：「無悔為啥勿困？」洪氏道：「我等來裏，困仔末啥人來開門嘅？」秀英道：「今夜頭蠻蠻好個好戲，無悔勿去看。」瑞生道：「戲末禮拜六夜頭最好。今朝禮拜三，再歇兩日，同無悔一淘去看。」

洪氏聽是瑞生聲音，叫聲「大少爺」，讓坐致謝。二寶喊棧使沖茶。秀英將煙盤鋪在床上，點燈請瑞生吸鴉片煙。樸齋不上臺盤，遠遠地掩在一邊。洪氏乃道：「大少爺，難末真真對勿住，兩日天請仔倪好幾埭。明朝倪定歸要轉去哉。」瑞生急道：「勸去吧！無悔末總實概，上海難得來一埭，生來多白相兩日。」洪氏道：「勿瞞大少爺說，該搭棧房裏，四個人房飯錢要八百銅錢一日咾，開消忒大，早點轉去個好。」瑞生道：「勸緊個，我有法子，比來裏鄉下再要省點。」瑞生祇顧說話，簽子上燒的煙淋下許多，還不自覺。

秀英睃見，忙去上手躺下，接過簽子給他代燒。二寶向自己床下提串銅錢，暗地交與樸齋，叫買點心。樸齋接錢，去廚下討祇大碗，並不呼喚棧使，親往寶善街上去買。

無如夜色將闌，店家閉歇，祇買得六件百葉回來，分做三小碗，搬進房內。二寶攢眉道：「阿哥末也好個哉，去買該號物事。」樸齋道：「無撥哉呀。」瑞生從床上崛起，看了道：「百葉蠻好，我倒喜歡喫個。」說著竟不客氣，取雙竹筷，努力喫了一件。二寶將一碗奉上洪氏，並喊秀英道：「阿姐來陪陪哩。」秀英反覺不好意思，嗔道：「我勸喫。」二寶笑道：「價末阿哥來喫仔罷。」樸齋遂一古腦兒喫完，喊棧使收去空碗。

瑞生再吸兩口鴉片煙，告辭而去。樸齋始問秀英，和施瑞生如何親眷。秀英笑道：「俚啲親眷，耐陸裏曉得嘅？瑞生阿哥個娘末就是我過房娘。我過房個辰光，剛剛三歲。舊年來浪龍華碰著仔，大家勿認得，說起來倒蠻對，難末教我到俚啲屋裏住仔三日，故歇倒算仔親眷哉。」樸齋默然不問下去。一宿無話。

瑞生於次日午後到棧，棧中纔開過中飯，收拾未畢。秀英催二寶道：「耐快點哩，倪今朝買物事去呀。」二寶道：「我物事勸買，耐去末哉。」瑞生道：「倪也勿買啥物事，一淘去白相相。」秀英笑道：「耐勸去搭俚說，我曉得俚個脾氣，晚歇總歸去末哉。」二寶聽說，冷笑一聲，倒在床上睡下。秀英道：「阿是說仔耐了動氣哉？」二寶道：「啥人有閑工夫來搭耐動氣嘅？」秀英道：「價末去哩。」二寶道：「勿然末去也無啥，故歇撥耐猜著仔，定歸勿去。」

秀英稔知二寶拗性，難於挽回，回顧瑞生努嘴示意。瑞生佯嘻嘻挨坐床沿，妹妹長，妹妹短，搭訕多時，然後勸他去白相。二寶堅臥不起。秀英道：「我末得罪仔耐，耐看瑞生阿哥面浪，就冤屈點阿好？」二寶又冷笑一聲不答。洪氏坐在對面床上，聽不清是甚麼，叫聲「二寶」，道：「勸哩，瑞生阿哥來浪說呀，快點起來哩。」二寶秋氣道：「無悔勸響，耐曉得啥嘅？」

瑞生覺道言語戇了，呵呵一笑，岔開道：「倪也勿去哉，就該搭坐歇，講講閑話倒蠻好。」因即站起身來。偶見樸齋靠窗側坐，手中擎著一張新聞紙，低頭細看，瑞生問：「阿有啥新聞？」樸齋將新聞紙雙手奉上。瑞生接來，揀了一段，指手劃腳且念且講。秀英、樸齋同聲附和，笑做一團。

寶初時不睬，聽瑞生說得發鬆，再忍不住，因而欸地下床，去後面樸齋睡的小房間內小遺。秀英掩口暗笑，瑞生搖手止住。等到二寶出房，瑞生丟開新聞紙，另講一件極好笑的笑話，逗引得二寶也不禁笑了。秀英故意偷眼去睃他如何，二寶自覺沒意思，轉身緊傍洪氏身旁坐下，一頭撞在懷裏，撒嬌道：「無悔耐看哩，俚啲來浪欺瞞我。」秀英大聲道：「啥人欺瞞耐嘅，耐倒說說看？」洪氏道：「阿姐阿要來欺瞞耐，勸實概瞎說。」瑞生祇是拍手狂笑，樸齋也跟著笑一陣，纔把這無端口舌揭過一邊。

瑞生重複慢慢的慫恿二寶去白相，二寶一時不好改口應承，祇裝做不聽見。瑞生揣度意思是了，便取一件月白單衫，親手替二寶披上。秀英早自收拾停當。於是三人告稟洪氏而行，惟留樸齋陪洪氏在棧。洪氏夜間少睡，趁此好歇中覺。樸齋氣悶不過，手持水煙筒，趺坐客堂，踞坐中間高椅和帳房先生閑談。談至上燈以後，三人不見回來，棧使問：「阿要開飯？」樸齋去問洪氏。洪氏叫先開兩客。

母子二人喫飯中間，忽聽棧門首一片笑聲，隨見秀英拎著一個衣包，二寶捧著一卷紙裹，都喫得兩頰緋紅，唏唏哈哈進房。洪氏先問晚飯。秀英道：「倪喫過哉，來沒喫大菜呀。」二寶搶步上前道：「無悔，耐喫哩。」即檢紙裹中卷的蝦仁餃，手拈一祇喂與洪氏。洪氏僅咬一口，覺得喫不慣，轉給樸齋喫。樸齋問起施瑞生，秀英道：「俚有事體，送倪到門口，坐仔東洋車去哉。」

迨洪氏、樸齋晚飯喫畢，二寶復打開衣包，將一件湖色舊紗單衫與樸齋估看。樸齋見花邊雲滾，正係時興，吐舌道：「常恐要十塊洋錢啲哩。」二寶道：「十六塊啲。我勸俚呀，阿姐買好仔嫌俚短仔點，我著末倒蠻好，難末教我買。我說無撥洋錢。阿姐說：『耐著來浪，停兩日再說。』」樸齋不則一聲。二寶翻出三四件紗羅衣服，說是阿姐買的。樸齋更不則一聲。

這夜大家皆沒有出遊。樸齋無事早睡，秀英、二寶在前間唧唧說話，樸齋並未留心沉沉睡去。朦朧中聽得妹子二寶連聲叫「無悔」，樸齋警醒呼問，二寶推說「無啥」。洪氏醒來，和秀英、二寶也唧唧說話。樸齋那裏理會，竟安然一覺，直至紅日滿窗，秀英、二寶已在房間梳頭。

樸齋心知失恥，慌的披衣走出。及見母親洪氏擁被在床，始知天色尚早，喊棧使舀水洗臉。二寶道：「倪點心喫哉。阿哥要喫啥，教俚啲去買。」樸齋說不出。秀英道：「阿也要買仔兩個湯團罷？」樸齋說：「好。」棧使受錢而去。

樸齋因桌上陳設梳頭奩具，更無空隙，急取水煙筒往客堂裏坐。喫過湯團，仍和帳房先生閑談。好一會，二寶在房內忽高聲叫「阿哥」，道：「無悔喊耐。」樸齋應聲進房。

其時秀英、二寶妝裹粗完，並坐床沿，洪氏亦起身敷坐。樸齋傍坐候命，八目相視，半日不語。二寶不耐，催道：「無悔搭阿哥說哩。」洪氏要說，卻「咳」的嘆口氣道：「俚啲瑞生阿哥末也忒啥要好哉，教倪再多白相兩日。我說：『棧房裏房飯錢忒大。』難末瑞生阿哥說：『清和坊有兩幢房子空來浪，無撥人租。』教倪搬得去，說是為仔省點個意思。」秀英搶說道：「瑞生阿哥個房子，房錢就勸哉。倪自家燒來喫，一日不過二百個銅錢，比仔棧房裏阿是要省多花啲。我是昨日答應俚哉，耐說阿好？」二寶接說道：「該搭一日房飯錢，四個人要八百啲。搬得去末省六百，阿有啥勿好嘅？」樸齋如何能說「不好」，僅低頭唯唯而已。

飯後，施瑞生帶了一個男相幫來棧，問：「阿曾收作好？」秀英、二寶齊笑道：「倪末陸裏有幾花物事收作嘅？」瑞生乃喊相幫來搬。樸齋幫著捆起箱籠，打好鋪蓋，叫把小車，與那相幫押後，先去清和坊鋪房間。

趙樸齋見那兩幢樓房，玻璃瑩澈，花紙鮮明。不但灶下釜甑齊備，樓上兩間房間，並有兩副簇簇新新的寧波家生。床榻桌椅，位置井井；連保險燈、著衣鏡都全，所缺者推單條字畫、簾幕帷帳耳。

隨後，施瑞生陪送趙洪氏及張秀英、趙二寶進房。洪氏前後盪遍，嘖嘖讚道：「倪鄉下陸裏有該號房子噯？大少爺，故末真真難為耐。」瑞生極口謙遜。當時聚議，秀英、二寶分居樓上兩間正房，洪氏居亭子間，樸齋與男相幫居於樓下。

須臾天晚，聚豐園挑一桌豐盛酒菜送來。瑞生令擺在秀英房內，說是暖房。洪氏又致謝不盡。大家團團圍坐一桌圓臺面，無拘無束，開懷暢飲。

飲至半酣之際，秀英忽道：「倪坎坎倒忘記脫哉，勿曾去叫兩個出局來白相相，倒無啥。」二寶道：「瑞生阿哥去叫哩，倪要看呀。」洪氏喝阻道：「二寶勳，耐末再要起花樣。瑞生阿哥老實人，堂子裏勿曾去白相歇，阿好叫噯？」樸齋亦欲有言，終為心虛忸怩，頓住了嘴。瑞生笑道：「我一干仔叫也無啥趣勢。明朝我約兩個朋友，該搭喫夜飯，教俚哋纔去叫得來，故末鬧熱點。」二寶道：「倪阿哥也去叫一個，看俚哋阿來。」秀英手拍二寶肩背道：「我也叫一個，就叫個趙二寶。」二寶道：「我趙二寶個名字倒勿曾有過歇，耐張秀英末有仔三四個哉。纔是時髦倌人，一道撥人家來浪叫出局。」幾句說得秀英急了，要擰二寶的嘴，二寶笑而走避。瑞生出席攔勸，因相將向榻床吸鴉片煙。洪氏見後四道菜登席，就叫相幫盛飯來。

樸齋悶飲，不勝酒力，遂陪母親同喫過飯，送母親到亭子間，運往樓下點燈弛衣，放心自睡。一覺醒來，酒消口渴，復披衣趿鞋，摸至廚房，尋得黃沙大茶壺，兩手捧起，嚙嚙呼飽，見那相幫危坐於水缸蓋上，垂頭打頓，即叫醒他。問知酒席雖撤，瑞生尚在。樸齋仍摸回房來，聽樓上囁囁切切，笑語間作，夾著水煙、鴉片煙呼吸之聲。樸齋剔亮燈心，再睡下去，這一覺冥然無知，儼如小死。直至那相幫床前相喚，樸齋始驚起，問相幫：「阿曾困歇？」相幫道：「大少爺去，天也亮哉，阿好再困。」

樸齋就廚下捕個面，躡足上樓。洪氏獨在亭子間梳頭。前面房裏煙燈未滅，秀英、二寶還和衣對臥在一張榻床上。樸齋掀簾進房，秀英先覺，起坐，懷裏摸出一張橫批請客單，令樸齋寫個「知」字。樸齋看是當晚施瑞生移樽假座，請自己及張新弟陪客，更有陳小雲、莊荔甫兩人，沉吟道：「今夜頭我真個謝謝哉。」秀英問：「為啥？」樸齋道：「我碰著仔難為情。」秀英道：「阿是說倪新弟？」樸齋說：「勿是。」秀英道：「價末啥噯？」樸齋又不肯實說。適二寶聞聲繼寤，樸齋轉向二寶耳邊，悄悄訴其緣故。二寶點頭道：「也勿差。」秀英乃不便強邀，喊相幫交與請客單，照單齎送。

樸齋延至兩點鐘，涎臉問妹子討出三角小洋錢。稟明母親，大踱出門。初從四馬路兜個圈子，兜回寶善街，順便往悅來客棧，擬訪帳房先生與他談談。將及門首，出其不意，一個人從門內劈面沖出，身穿舊洋藍短衫褲，背負小小包裹，翹起兩根短須，滿面憤怒，如不可遏。樸齋認得是剃頭司務吳小大，甚為驚詫。

吳小大一見趙樸齋，頓換喜色道：「我來裏張耐呀，搬到仔陸裏去哉噯？」樸齋約略說了。吳小大攜手並立，刺刺長談。樸齋道：「倪角子浪去喫碗茶罷。」吳小大說「好」，跟隨樸齋至石路口松風閣樓上，泡一碗「淡湘蓮」。吳小大放下包裹，和樸齋對坐，各取副杯分騰讓飲。

吳小大條地瞋目攘臂，問樸齋道：「我要問耐句閑話，耐阿是搭松橋一淘米浪白相？」樸齋被他突然一問，不知為著何事，心中「突突」亂跳。吳小大拍案攢眉道：「勿呀！我看耐年紀輕，來裏上海，常恐去上俚當水。就像松橋個殺坯末，耐終勳去認得俚個好。」樸齋依然目瞪口呆，沒得回答。吳小大復鼻子裏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搭耐說仔罷，我個親生爺俚還勿認得哩，再要來認得耐個朋友？」

樸齋細味這話稍有頭路，笑問究竟緣何。吳小大從容訴道：「我做個爺，窮末窮，還有碗把苦飯喫個哩。故歇到上海來，勿是要想啥倪子個好處，為是我倪子發仔財末，我來張張俚，也算體面體面。陸裏曉得個殺坯實概樣式？我連浪去三埭，帳房裏說勿來浪，倒也罷哉，第四埭我去，來浪裏向勿出來，就帳房裏拿四百個銅錢撥我，說教我趁仔航船轉去罷。我阿是等耐四百個銅錢用？我要轉去，做叫化子討飯末也轉去仔，我要用耐四百個銅錢？」一面訴說，一面竟號啕痛哭起來。

樸齋極力勸慰寬譬，且為吳松橋委曲解釋。良久，吳小大收淚道：「我也自家勿好，教俚上海做生意。上海夷場浪勿是個好場花。」樸齋假意嘆服。喫過五六開茶，樸齋將一角小洋錢會了茶錢。吳小大順口鳴謝，背上包裹同下茶樓，出門分路。吳小大自去日輝港覓得裏河航船回鄉。趙樸齋彳亍寶善街中，心想這頓夜飯如何喫法。

第三十回終。